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 第二十八回 賜鳩酒皇后試道 戴金冠真人吟詩

丹成九轉盡純陽，入聖超凡壽命長。不有一番曲折事，焉能萬古把名揚。

話說皇后聽了白雲禪師之言，命內侍到白雲寺去宣邱真人，皇后乃預置毒酒以待。且說內官兒奉了娘娘之命，來召真人入宮，真人已知其意，臨行吩咐趙、李諸人，連備二十四缸涼清之水，一字兒擺著，待我歸來，自有妙用，不可失誤，以壞吾事。叮嚀已罷，即同內侍入宮參見鳳駕，皇后曰：『前者真人算定本後必生太子，果其言，本後無以酬勞，令則飲賜御酒三杯，略伸敬意。』說罷，命內侍捧酒至真人面前，邱真人也不推辭，連飲三杯，辭了皇后，轉回白雲寺，見二十四缸清水，擺列廊下，真人即跳入缸內，冷水浸著，霎時水熱，起來又跳入二缸內，二缸水熱，又跳入三缸內，一連跳了二十三缸，到二十四缸，水未挑滿，淹不及胸，毒氣未盡，毒火上升，把天庭上的青絲髮，衝落有三指寬，遠處看來，就像如今半頭道士一般。

又說白雲禪師打聽邱真人未死，又進宮來奏聞皇后，皇后曰：『飲鳩酒不死，定是神仙無疑也。』白雲禪師曰：『或者酒毒未甚，不致於死，也是有之，臣聞神仙能克五金八石，凡金銀銅鐵到他手中如泥土一般，要方便方，要圓就圓，道門有巾有冠，巾者覆發也，冠者束髮也，今偽為不知，總而言之為巾冠，娘娘即以巾冠作金冠，賜他黃金一錠，使其戴於頭上，他若戴得穩，便是其仙，若戴不穩，大家取笑一番，他必不自安，無顏見人，定退歸山林。』皇后聞言甚喜，又合內侍再到白雲寺宣邱真人入宮，真人即隨內侍來到皇宮，皇后見他天庭無髮，即問曰：『真人頭上何無髮也。』邱真人不慌不忙說出四句話來：

昨承丹詔赴瑤階，王母與臣賜宴來。

連飲三杯長壽酒，遂將頂上天門開。

邱真人說畢，皇后心懷慚愧，本不欲再試道妙，無奈已曾應允白雲禪師之言，乃笑而言曰：『真人果是其仙，神通非小，令人欽服，本後御制金冠，真人可戴在頭上，配一配道相。』說罷，即命內官兒用瑪瑙盤捧出一錠黃金，對真人曰：『娘娘御賜金冠，請真人戴上，以好謝恩。』邱真人早已知覺，袖內帶有鋼針，雙手將黃金接過，運用三昧真火，向黃金吹去，其金遂軟如泥，用針把金插透，將黃金錠在發上，用針挑著幾根發，插入金竅內，針尖上天挑幾根發前後勒住，那錠金子，可不是穩穩當當戴在頭上？皇后聽了白雲禪師之言，不過欲取笑邱真人，誰知與道門遺下個規模，今日道友們所戴之黃冠，即興於此也。這話不提，又說邱真人將黃金戴在頭上來，與皇后謝恩，口中吟詩一聯：

屢承丹詔頌恩深，臣敢將詩對主吟。

君子心中無冷病，男兒頭上有黃金。

真人吟詩畢，皇后自覺不安，站起身來言曰：『本後知過也！真人諒不介意！』邱真人曰：『那有皇后之錯，是臣久戀塵囂，自惹魔障。』言未畢，白雲禪師從屏風後跳將出來，一把拉著邱真人曰：『邱長春也不是你自惹魔障，是老僧魔障於你。』邱真人曰：『禪師乃四大皆空之人，焉有魔障於我，看來實是我自取其咎也。』

貪迷世故戀塵囂，久戀塵囂魔自招。

煩惱實由我自取，別人怎使我動搖。

當下邱真人說了這四句話，歸咎於己。原本白雲禪師不曾多事，是真人偷龍換鳳，贏了他白雲寺，故此他才生出這一點障礙，勸皇后置酒賜冠以圖報復，若真人不占他白雲寺，焉有這一場是非，故真人歸咎於己，是天良不昧也。後人勿以此勝彼敗為口實可也。白雲禪師聽得邱真人自歸其咎。禪師亦悔用意差失。隨口也說了四句曰：

讀過佛經萬事空，為何一旦心朦朧。

說龍道鳳終無益，枉費心機錯用工。

皇后見禪師、真人皆各自任其咎、回光返照，心中大喜，正欲贊美幾句，聽見官人報導，聖駕來也。皇后即忙迎接聖駕入宮，邱真人與白雲禪師齊來參見聖駕，元主甚喜，說道：『朕見二師不睦，時常憂慮，今往西宮散悶，方才官人報說二師和好，朕龍心大喜，故此離了西宮，來陪二師閒聊。』皇后又將二師皆各歸咎自己之句，對元順帝奏了一遍，元主大悅，說是三教原無二理，僧道原屬一家，也要說幾句話賀一賀二位師傅：

一僧一道在京華，僧道原來是一家。

從此不須分彼此，共成正果為菩薩。

邱真人和白雲禪師聽得此言，齊聲謝恩。元順帝對白雲禪師曰：『朕已發皇餉與國師新建寺院，待工程圓滿，可將白雲寺佛像移於新修寺院內，另取寺名，將白雲寺改為白雲觀，重塑道祖神像，以別僧道，各有所宗，為千秋香火，作萬世觀瞻，素不負二師保孤之功也。』真人和禪師重新謝恩，元主命官人擺設素筵，君臣共樂。筵間又設了些道妙佛法，佛以空空設教，道以虛無為宗，空者無也，虛者亦無也，看來總是一理。不一會筵罷，二師辭了元主，各回原處。

又說白雲寺出來那些僧人，在各廟裡駐紮，一日偶會在一處，大家商議曰：『我們好好一座寺院，被邱長春占了，難道罷休不成？』內有一位好事的僧人，自言懂風鑿，說道：『若依我主意下，在白雲寺前面，修一座西風寺，管教白雲寺大敗。』眾僧問致敗之由，那多事的和尚曰：『豈不聞風水怕人破，以我西風吹彼白雲，何愁不敗？何愁不散？』眾僧聞言，拍手大笑曰妙，當下做了幾本緣簿。又有一個廣有文才的僧人，提筆寫了一個序頭，一齊來見白雲禪師，求地出頭，請幾處官銜，隨將西風吹白雲之語，對禪師說知。白雲禪師笑曰：『是誰與你們打這主意？』眾僧便指出那好事的和尚曰：『便是這位上乘菩薩。』白雲禪師便問他：『你要起西風吹散白雲，是何意也？』那和尚曰：『晚輩欲與上人報仇。』白雲禪師曰：『我佛開教以來，只可與人結緣，未聞與人結冤，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一塵不染，有何仇之可報乎！昔佛陀被歌利王割截身體，節節支解，我佛並無怨恨，故此證位大雄，不生不滅，皆由能忍辱仁柔，方能具足神通，故吾門以至說法，空諸一切，無人無我，不聲不臭，既無人我之見，有何怨之可報？有何風之可吹？況且邱真人與我原無怨恨，這白雲寺是我輸與他的，又非他來強奪，昨日天子曾御賜皇餉，另修寺院，汝今捏造這些言語，滋生事端，倘天子知道，降罪下來，老僧擔當不起，你要修你去修罷。』說罷，各自養靜去了。眾僧聽了白雲禪師之言，陡然醒悟，將起西風吹白雲的念頭，霎時消化，把緣簿用火焚燒，依然散往各廟住下，只有這會破風水的和尚，心中不服，出來逢張對李，都說：『我化得有幾千銀子，要在白雲寺前修座西風寺，我這西風一起，將他白雲定然吹散，管教他們那些道人，一個也住不成。』他以為說些大話，將白雲觀道友們嚇一嚇，殊不知友們十個就有九個會說大話，聽得這些言語，也散些流言出去，說是叫他只管修，等他修起，我們在前面築起一道高牆，如扇子一樣，等他風來，我一扇煽去，名為返風，自吹自散，忽一人大喊曰：『你們能返風，我便去放火。』不知喊者何人：且看下回分解。

忍辱原能致中和，榮辱真假任東流。